

續
碑
傳
集



續碑傳集卷七十二

江陰繆荃孫纂錄

儒學二

郡庠生莊大久先生傳

左輔

先生姓莊氏諱有可字大久常州武進人郡庠生以季子誦男貴封如其官先生幼沈粹內朗喜讀書無歧好父自昭先生邃於學先生恪守庭訓而所進輒過所期迨長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參攷禮制句櫛字比求其異同損益之故使如軌轍之合浩然無滯於心然後核諸儒之書正其是非而自爲之說首撰周官指掌一書族祖侍郎養恬先生見之大加嗟賞自言諸經中春秋功力最摯嘗語余曰頻年究心春秋讀二千餘徧精義日出近於字數得定歲差法爲論甚奇惜未究其說也先生淡於名利世故無一切櫻心惟抱遺經寢食與其當其疑精冥求耳目俱廢塊然不復知有形骸數十年如一日兩游京師爲侍講孫公大學士劉公雲房兩先生所知延校中祕考核精審并簽原書沿流傳習之誤若干條見者服其精博先生竊以爲學問中粗迹也先生氣穆以愉不立崖岸不臧否人見客無親疏貴賤不爲容無寒暄語雅

不喜接貴游授讀京師凡十年公卿之門無先生一刺與余交最篤余至京嘗寓宣武門外菓子巷之萬順客寓先生館於內城東北之方甄廠相去十餘里聞余至三五日必步就寓宿同牀抵足傾吐所懷每至達曉時客京邸同志學共游處者張舉文惲子居與余數人而已嘉慶辛酉壬戌閒余宰合肥邀先生修邑志兩年中先生季子舉京兆試旋成進士官庶常每報至同人抃躍爲先生賀先生夷然若忘容止無易人咸服其度或議其矯而不知先生曾不緣此爲輕重也先生功力猛進中年精氣遂耗心灼灼如焚每嚼黃連嚙之餐則冷淘鹽腐後更患便血余苦口進規越數日笑謂余曰感子言切獨坐自休覺手足耳目全無頓置處奈何歲迎養於南召署得家人子孫之樂稍覺意適然晨夕一編卒未嘗廢其姑丈錢伯垌魯思書楹榜贈之曰著書成一代作者求志將終身隱焉蓋實錄也道光二年九月舊疾發委頓旬日卒年七十有九所著有春秋注解十六卷春秋字數義百四卷春秋天道義九十四卷春秋人倫義五十六卷春秋地理義十五卷春秋物類義六卷春秋字義本四卷春秋小學一卷春秋異文小學一卷春秋地名攷二卷春秋人名攷二卷周易集說七卷周易條析六卷周易卦序數隱

四卷周易異文一卷毛詩說五卷毛詩說蘊上下四卷毛詩字義五卷
毛詩異文字義一卷毛詩序說一卷毛詩異聞二卷尚書今文集注六
卷尚書序說二卷周官集說十二卷周官指掌四卷儀禮喪服經傳分
釋圖表二卷禮記集說四十九卷攷工記集說一卷各經傳記小學十
四卷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

董君方立傳

李兆洛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貪也才亦何所利也造
物者重此而輕彼邪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乏也曰造物烏知才自毒
耳是必甘爲不才而後可邪董子方立予從母之子從母嫁未逾年而
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焉幼穎異殊於常兒未弱冠已與兄子詵騰蹕
士林爲儕輩冠冕嘉慶辛未歲予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聘君劭文赴
陝西途出鳳臺止之宿因留旬餘是歲予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
進止凝然不强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予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
言或偏官方立意似不懌予戲解之曰弟毋然老兄無似霍霍失所據
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表他時提挈骷髏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
而三薰之不徒恃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於爲渾沌施

面目耳斯言如昨偏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迹
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弊采覽所及厯厯識之不忘少時喜爲
沈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厯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撰
述亦益富平居於世俗事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棘難讀
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曲補罅漏專門名家殫數十年之
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閒已突過之然其志意欲有所施於世特以
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遺隨所見而了之未嘗以自矜異也董故世胄
值中否又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蹶僅一得解三試禮
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皆隱蹟深微之書讀之疲神而方
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之無節耗竭不覺以明自銷以香自燒
此尤老父所爲痛哭於龔生者也所著書曰割圓連比例術圖解三卷
橢圓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
衍補一卷水經注圖說殘藁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
卷文乙集二卷方君彥聞序而刻之矣今予詵復盡哀其遺書刊之吾
鄉自荆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之生謂
造物者當有意於是方立之歿也鄉邦耆舊無識與不識無不嗒焉如

有所失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乎方立諱祐誠陽湖縣人嘉慶戊寅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三娶楊氏子二長曰念貽方立卒時甫五歲季曰孝貽方立卒乃生子詵名基誠嘉慶丁丑科進士今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也綜敏百之方立所欲施於用者將在乎詵則方立不死也

汪叔辰先生別傳

胡培翬

先生姓汪氏名龍字叔辰歙人乾隆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嘗讀詩生民元鳥二篇疑鄭箋迹乳卵生之說不若毛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祀郊禘之爲正遂博稽傳箋同異用力於是經者數十年成毛詩異義四卷毛詩申成十卷毛傳辭義簡質師授甚遠獨得詩之正傳而鄭康成集漢儒之成箋詩又在注禮之後學益深邃切有未易訾議者自唐孔氏作正義不能辨別源流後之讀詩者或從毛或從鄭率歸鹵莽而已先生意主述毛而立論必持其平一字之異必詳考而證明之嘗作異義述曰鄭注周禮封人設其楅衡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夏而楅衡則同傳以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舐人說文解字云楅以木有所逼

東也衡字注云牛觸橫大木其角是楅衡本一事禮注分之不若詩箋
爲當矣然則鄭於傳義其有不同殆非苟爲異者顧械樸箋不以六師
爲六軍孔氏稽之鄭志謂非定解由所注者廣未及改正卽是以思其
得無異所不當異者乎而正義申述又或異其所同或同其所異是蓋
不可以無辨也又曰孔氏正義陸氏文釋所據經本復各不同其所申解亦
或有異且有誤解經義而自異於毛鄭者是又不可以不考也又今本
鄭氏詩譜多譌脫先生據各書所引校補錄附異義之後先生說詩其
情者萃於異義歿後弟子鮑方渠刊以行世而其申成一書曾於友人
王拔萃鼎祚處見之徵引亦詳備惜乎其未並梓以傳也先生尤熟於
許氏說文所著書數自手寫點畫悉宗六書無一筆苟年過七十交於
段氏玉裁得所注說文復將異義補正若干條重寫定本而段氏亦多
采其說入說文注生平安貧守道絕不預外事而當事者高其學每造
訪其廬郡守嘗請修志書所纂體例簡嚴後之爲志書者不能如其範
圍也又嘗王講郡城古紫陽書院生於乾隆七年十一月歿於道光三
年十月十五日年八十二曾祖道鏐祖登澤授修職郎父嘉樹歲貢生
子三宸書寶書磨書宸書先歿先生自定葬地近其曾祖考及考妣墓

望以爲魂所眷慕其病也自爲誌銘授寶書納壙中

論曰先生歲晚耳重聽接膝不相聞必以筆談寂然處一室雅與同邑舉人方椿友善椿字子橋余於先生僅一造謁奉教而與子橋數往來故習知先生行誼子橋事生母張太孺人極孝性剛介不苟隨俗俯仰急人之難特至潛心六書通漢儒箋注蓄書萬卷皆手校其譌謬著有楚頌山房詩文集十卷歛藝文志四卷亦吾郡績學君子也

郝蘭皋先生墓表

胡培翬

昔人有云搢紳道行祿利然也自漢迄今士之驚於學者多以譁眾取寵己耳當其射策決科時六藝且不能究厥旨矧旣入仕途尙安有矻矻其中者乎乃若顯意纂述謝卻寵榮終其身窮困老死而不悔非至篤好曷爲若此棲霞郝蘭皋先生以嘉慶己未成進士官戶部主事余初至都聞先生名謁焉其後遂常往還時方治爾雅疏有所得必以相咨先生爲人恂恂謙退訥若不出口然自守介不輕與人晉接遇非素知者或相對竟日無一語惟談論經義則喋喋忘倦所居四壁蕭然庭院蓬蒿常滿僮僕不備先生處之晏如浮沈郎署二十七年視官之榮悴若無與於己者而惟一肆其力於著述所著書有爾雅義疏十九卷

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經箋疏十八卷竹書紀年校正二
卷晉宋書故一卷宋瑱語二十篇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篇荀子
補注二卷雜問一卷記海錯一卷燕子春秋一卷蜂衙小記一卷通俗
文疏證若干卷通姓錄若干卷晉文鈔若干卷曬書堂雜文雜記若干
卷先生嘗曰爾雅邵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尙多壅闕故
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然然言
之既多有所得必有所失矣又曰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
必詢其名詳察其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
皆經目驗非憑胸臆此余書所以別乎邵氏也先生之於爾雅用力最
久藁凡數易垂歿而後成於故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斷故所造
較邵氏正義爲深春秋說略敘例說春秋者不得妄生褒貶春秋直書
其事褒貶自見又謂春秋皆實錄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非聖人
意爲增減蓋亦先生得意之作也山海經竹書紀年傳習者希每爲後
人羈亂先生於山海經援引各籍正名辨物訂其譌謬於紀年則據唐
以前書所引比附校勘使秩然就緒殆昌黎韓氏所謂味於眾人之所
不味者乙亥之歲先生以養疴輟爾雅業瀏覽晉宋史書撰書故瑣語

補志又鈔晉文百數十首謂王右軍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二語切中當時之弊所鈔屏黜虛浮一以切實爲主其自作雜文亦出入漢魏晉宋之間雜記數表旁徵稗說開采時事意主勸戒似其鄉漁洋山人雜著其參稽古訓正荀子楊注之誤靜觀物態作燕子春秋蜂衙諸記皆本說雅緒餘而記海錯一冊尤足補證禹貢疏此先生著作之大凡也先生淹抑戶曹未遷一官貧而相侵尋以徂逝而其同歲生用部屬起家持節鉞於外者比比人或以是爲先生惜又或咎先生不習吏事仰屋著書以故無表建於世是殆不然丈夫之仕也固宜乘時樹績俾朝廷收用人之效然亦視位之得爲與其性情才力何如耳若不自顧度而冒進矯拂以爲之必阨先生勤勤斷簡中整齊釐剔明古義以詔來者其益於世甚大設令舍其所業抱牘以馳吾未知其建立何如其官之升沈未可知而其不能著作繁富以傳於後則固有斷然者由是觀之先生未爲失己先生諱懿行字恂九蘭皋其號也道光乙酉卒於官其子雲鵠歸葬於金鉤山原友人牟庭誌其墓今其孤以華表之文來屬余余交於先生久頗悉其意趣如先生者浸淫故訓始之非以祿利勸繼之不以仕宦紛其於書真性命依之蓋當世篤學君子所撰著何可

無紀乃爲撮其大指詮次如右使歸而揭諸石至其生平行事及世系已見牟君誌者不具錄先生繼配宜人王氏名圓照字瑞玉號婉侔博步經史撰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正詩經小記先生卒後輯其遺書以求彰顯於世是亦不可無傳者爰附及焉

徐新田墓志銘

錢儀吉

德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尙書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尙書公之長子曰志莘父任入官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卽君考也比三世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篤內行予舅氏餘齋戚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鑒曰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飴庵妣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宦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遭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郵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著其大者爲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

表攷工雜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隘計侯道失之遠又直
諱其失爲尙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爲隨筆決其
是非爲黑水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
不爲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者字字別出之爲
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爲檀園字說著李斯作篆之跡爲僮籥還史
游字體之正爲急就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
得聲之原爲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爲毛詩類韻周易楚詞經傳諸
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
魯讀皆能列其異同而爲之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
割圓表長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數
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
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
說琴學原始樂曲攷管色攷荀勗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
之言證後儒之違闕蓋篤信好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書外無嗜
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砭砭然循循然五六十一年以爲常安
粗糲遠聲譽偶爲邑人評論所著書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歎時始知

之儀徵阮公徵高材生數十人詰經於杭州君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眾中多稽而寡言阮公甚重之其後校勘諸經注疏以尙書儀禮二者屬君儀禮錯簡脫文尤眾君所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氏上阮公進之於

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著及雜文詩歌潔本若草藁累數千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君十三年卒君爲著行略今仁本等將葬君原乞予爲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喜曰不意爾與新田同舉也嗚呼今三十年矣又不意銘君之幽宮銘曰

世言心性末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徇見聞曰非明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慎靜尙寬修禮播樂知服博文邑式黃髮家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隕湖山樅栢其延其芬千秋闕藏噫乎徐君

又徐館庵先生傳

張履

館庵徐先生諱養源字新田先世自餘姚遷德清累傳至禮部侍郎倬工部尙書元正著聲康熙閒又再傳至以升於先生爲曾大父以升生開厚開厚生天柱先生考也仍三世爲史臣先生幼承家學讀書有深

識每建一義援据精覈人不能難年十三隨父宦入京師從一時名宿
奉手問業於學術之源流派別靡不曉貫既歸益覃思經訓時嘉定錢
少詹事大昕見其所論說大稱異儀徵阮公元撫測築舍西湖上選
才生數十人詰經其中先生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後官御史亦績學
士也又集儒書校勘諸經注疏先生任尙書儀禮儀禮脫文錯簡視它
經爲多先生所校獨精爲諸士所不及先生於三禮墨守鄭氏義有未
顯必爲之反覆推闡至其論明堂失之監計侯道失之遠若斯類比乃
參正以它說旁及餘經亦多所發明兼通六書古音厯算輿地及氏族
之學嘗謂講性命之理易墮空虛經濟非坐譚可了惟有取於昔賢實
事求是之意而獨致力於攷證顧志在爲己所得淺深不以語人於近
人爭門戶逐聲利之習視之蔑如也自其父乞假歸里雍容承歡不去
左右母程太宜人雅善鼓琴每良宵霽月撫弦動操長幼環聽笑言愉
愉先生因是研究音律据左氏管子淮南子蔡邕諸說謂上古聲自聲
律自律本不相準旋宮之法旋聲不旋律徵羽主濁倍聲琴弦次第定
以一弦爲徵又依琴弦辨正管色糾宋人之謬識者避之曾充嘉慶六
年浙江副貢親既歿遂絕意仕進晚年屏居一室時讀老子書四方朋

舊扁舟過訪則相與討論古昔或投壺觴弈爲樂春秋佳日從一童縱步郊外觀省野物間作詩寄興超曠絕俗有陶謝之致道光五年夏先生年六十八矣以感暑致疾正困劇枕上聞蟬聲忻然顧其子曰此聲最清蓋先生性真澹定平時不爲外物所役宜其將還太虛而聲息之相感尙如此也無何遂卒時五月二十七日所著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義攷工雜記尙書攷黑水攷及諸經文字異同凡若干卷其餘若字說僮籥說文聲類經傳音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朝鮮疆域攷氏族譜之類又若干卷總數十萬言子二仁本登嘉慶九年鄉薦琳優貢生能世其業

張履曰子思有言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禮樂固儒者之大業哉然古之爲禮樂者本諸性情著諸日用斯須弗去不徒如漢徐生之善爲頌制氏之習其節而已國家百數十年來攷据之學盛行於世其於名物度數詳矣若乃躬行心得之士何其寥乎罕覩也徐先生勤於稽古生平議論必以禮樂爲歸觀其於家庭之間蓋得其本矣

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予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
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歙洪桐生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
富獎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舛陋相勉爲根柢之學遂
相約購書積三載各得書五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
年君既博覽羣籍強記精識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凡
反覆十數過注疏本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其魏晉諸儒不守
師法者概置焉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文瑣事亦記誦靡遺
而大端尤在小學於許君原書鉤稽貫串洞其義而熟其辭近今小學
家推嘉定錢氏大昕及其從子坫金壇段氏玉裁君謂段氏時雜臆說
錢氏較精審大錢文集內有說文答問一卷深明通轉假借之義君博
引經史以證之成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嘗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
繫疏通證明爲文選古字通疏義一書甫草創未就卷第子每研藝至
偏旁疑似音韻傳譌者必以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探核
悉如所言蓋君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
非君學之盛也君沈潛而謙退不以所能自銜十赴省試輒報罷歲科
試亦屢抑鄉人鮮有知君者而好學之志未嘗少挫君嘗語余曰富貴

不敢期使但有暇讀書則願足矣蓋聞造物之篤材也常有所偏至是以優於遇者紉於學老師宿儒常靳之祿利之途然至如君之恬淡求布衣蔬食終其身以盡心於學而亦卒不可得則又何故哉君家素裕自君之知讀書也忽中落藉授讀以餬口童蒙十餘人環坐斗室率頑劣呶呶弗耳騷心君抱書危坐丹鉛不去手至生計日迫無以給俯仰乃就學使者聘遠遊福建府主閣學新城陳公用光好善而重士見君所著說文答問疏證恨得君之晚以質制軍金匱孫公爾準孫公歎爲絕作亟令小史錄副嗣按臨汀州君猝感熱疾卒於試院實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閣學厚殯之遣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稿本板行閩中將以還

朝時過揚授其孤孝釗嗚呼君素性閒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爲生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旣見知於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而鬱抑恆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奄忽也傷已然君之家居墨墨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躓無聊賴不足以張君之學而躁進之士每笑其迂拙或至相引以爲戒君卽老死牖下誰